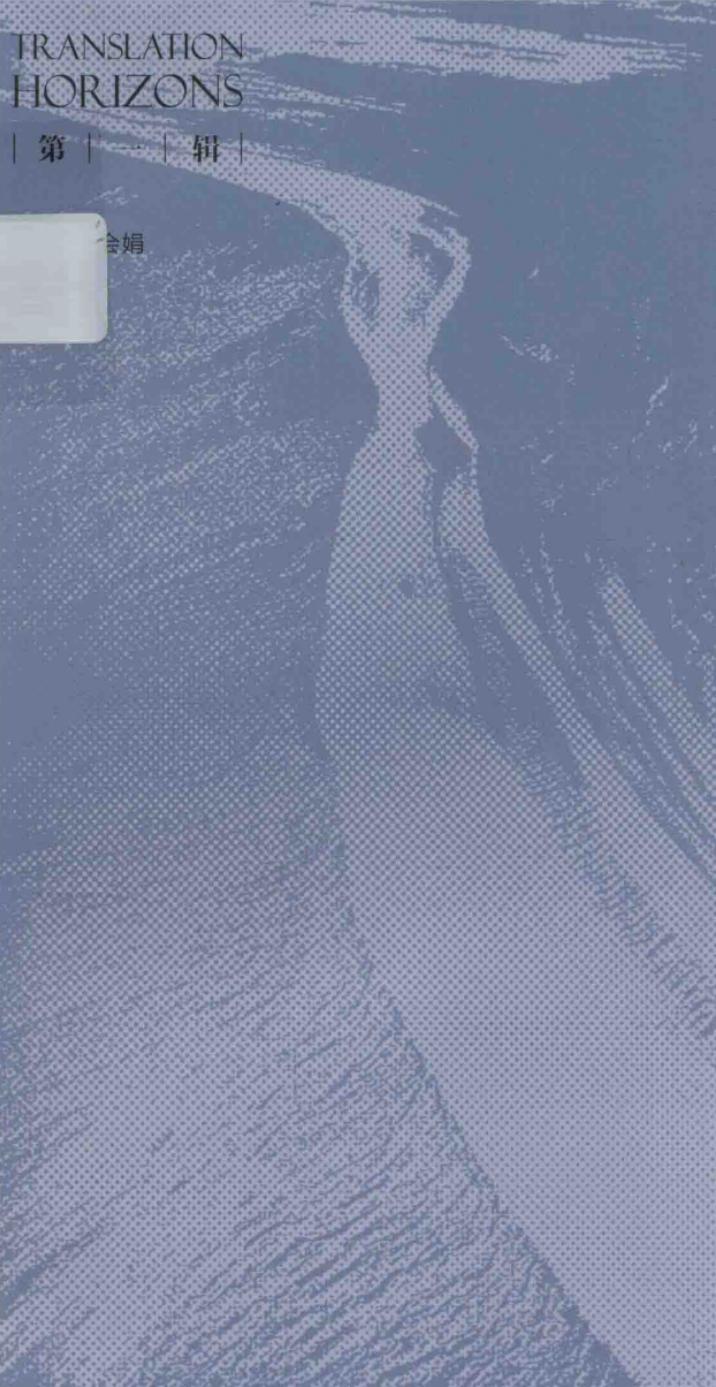


TRANSLATION
HORIZONS

| 第十一辑 |

合娟

译林



《翻译界》(*Translation Horizons*)由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翻译研究中心编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翻译界》发表与翻译现象相关的原创性研究、书评与访谈等;关注口笔译教学研究,重视产、学、研三者结合,以行业现状引导翻译教学与研究,以翻译研究促进语言行业的成长。

《翻译界》主要栏目包括:

- 1) 翻译理论研究;
- 2) 翻译教学研究;
- 3) 中外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研究;
- 4) 翻译研究方法;
- 5) 语言行业与翻译技术研究;
- 6) 书评、访谈、翻译论坛;
- 7) 国外翻译研究动态;
- 8) 口译研究。



记载人类文明
沟通世界文化
www.fltrp.com

责任编辑: 杨镇明
执行编辑: 王琳
封面设计: 李双双

ISBN 978-7-5135-7407-5

9 787513 574075 >

定价: 19.00 元

TRANSLATION
HORIZONS

| 第 | 一 | 辑 |

主编 马会娟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翻译界：汉、英 / 马会娟主编. -- 北京 :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6.4
ISBN 978-7-5135-7407-5

I. ①翻… II. ①马… III. ①翻译学—汉、英 IV. ①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88366 号

出版人 蔡剑峰
责任编辑 杨镇明
执行编辑 王琳
封面设计 李双双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址 <http://www.fltrp.com>
印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0.5
版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5-7407-5
定价 19.00 元

购书咨询: (010) 88819926 电子邮箱: club@fltrp.com

外研书店: <https://waiyants.tmall.com>

凡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联系我社印制部

联系电话: (010) 61207896 电子邮箱: zhijian@fltrp.com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 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 (010) 88817519 电子邮箱: 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 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斌律师

物料号: 274070001

《翻译界》

北京外国语大学主办 英语学院翻译研究中心承办

编审委员会

主任：孙有中 蔡剑峰

副主任：王克非 张 剑

委员：（按姓氏音序排列）

辜正坤	北京大学	郭尚兴	河南大学
胡庚申	清华大学	黄友义	外文局
李德凤	澳门大学	廖七一	四川外国语大学
刘和平	北京语言大学	罗选民	清华大学
苗 菊	南开大学	申 丹	北京大学
申雨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	王东风	中山大学
文 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武光军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杨承淑	台湾辅仁大学	姚 斌	北京外国语大学
叶子南	美国蒙特雷国际研究院	郁仲莉	宁波诺丁汉大学
张保红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张 威	北京外国语大学
张 政	北京师范大学	章思英	北京外国语大学
朱纯深	香港城市大学	朱志瑜	香港理工大学
Anthony Pym	欧洲翻译协会	Sue Ellen Wright	美国肯特州立大学

主编：马会娟

副主编：孙三军

封面题字：辜正坤

编 辑：杨镇明 王 琳

版权声明

对于所收录文章，作者按《著作权法》享有该文章著作权。编辑部依据《著作权法》可对来稿文字进行适当修改和删节。所收录文章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或以其他方式出版。

前 言

翻译的历史源远流长，我国在周朝就已设立译官。《周礼·秋官司寇》中记载：“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以和亲之。”东汉郑玄的《周礼注》说：“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其有才智者也。”其后，汉、隋、唐、宋各朝的佛经翻译、明清之际的科学翻译、清末民初的西学东渐、新中国的官方外译，数次浪潮都促进了中外思想文化交流。当前正值经济全球化、中华文化走出去之时，翻译之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

翻译学作为一个学科，其历史不足五十载。1972年，詹姆斯·霍姆斯在第三届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上宣读了《翻译研究的名与实》一文，讨论了翻译学科的名称和实质，并系统地勾勒出翻译学的学科框架，得到了国际译界的普遍认可，被誉为翻译学科的独立宣言。自此以后，翻译学在国内外得以迅速发展。

目前，国际知名翻译研究著作数量众多，为全球翻译研究学者打造了国际交流的平台。相比较而言，国内每年发表的与翻译相关的论文共一万余篇，但专门从事翻译研究的学术著作却寥寥无几，可供译界学人发声、商榷乃至争鸣的平台匮乏，这与我国翻译学科的快速发展的势头不相适应。

《翻译界》由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编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在北外各级领导和全国翻译界专家学者的鼎力支持下，经过半年多的认真筹备，今天得以面世。它的宗旨是“鼓励原创研究，兼顾理论与实践，服务学术与社会”，为翻译学人搭建一个新的交流平台，展示翻译研究的学术前沿成果。

《翻译界》的题名涵盖了翻译学界、翻译业界和翻译教育界。长期以来，三者之间存有隔阂：业界看学界，不通业务、理论宏大、不着边际；学界看业界，业务简单、枯燥重复；业界看教育界，课程偏颇、脱离实际、毕业生不懂实务。当今的翻译形式与业务，不仅有传统的笔译与口译，更包括机器翻译、机辅翻译、本地化、影视翻译等。翻译学界、业界与教育界，自当携手共进，以探索翻译问题、培养翻译人才、服务社会为己任。凡此

种种，皆为《翻译界》的出现提供了契机。

《翻译界》的英文名称为 *Translation Horizons*，意取各界之观点，以得视界之融合。它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翻译理论研究、翻译教学研究、口译研究、中外语言比较与翻译研究、中外文化比较与翻译研究、翻译研究方法、语言行业与翻译技术研究、书评、访谈、翻译论坛、学术动态等。作为翻译研究的学术著作，它强调学术性和原创研究，鼓励译界学人就特定议题各抒己见，尤其欢迎填补当前研究空白以及与国际接轨的热点话题的研讨与商榷，推动翻译学科的发展和繁荣。

欢迎译界各位同仁和读者朋友不吝赐稿、批评指正，共同将《翻译界》打造成高起点、高水平、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翻译研究学术著作，见证译学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壮大！

2016年3月12日

目 录

理论探讨

皇家版《莎士比亚全集》翻译对策论	辜正坤	1
重复与表意——论文学翻译中的文本关照与言后效果	朱纯深	23
新的定位，新的发掘 ——从《翻译适应选择论》到《生态翻译学》	胡庚申 刘爱华	46
试论构建翻译行业伦理理论体系	苗菊 宁海霖	59
翻译学习成败归因倾向调查研究	武光军	72
媒体、叙事与日军翻译官：以夏文运为例	郁仲莉	87
中国古典文论在西方英语世界传译研究的概念厘定与方法 ——兼论社会翻译学方法的价值与功用	王洪涛	101
基于历时复合语料库的翻译研究：现状与趋势	赵秋荣	115

访谈

法国翻译家、哲学家、语言学家拉德米拉尔教授访谈录	刘和平	130
--------------------------	-----	-----

书评

文本、译者与读者——《翻译与可理解性》述评	张文鹤 文 军	139
-----------------------	---------	-----

英文摘要 (Selected Abstracts)		147
------------------------------------	--	-----

学界动态		152
-------------	--	-----

《翻译界》稿件格式规范		155
--------------------	--	-----

《翻译界》征稿启事		159
------------------	--	-----

皇家版《莎士比亚全集》翻译对策论

辜正坤
北京大学

摘要：400余年来，莎士比亚这位文豪的大名逐步传播到世界各地，其戏剧作品被译入多种语言。本文探讨了莎士比亚这一巨大文化现象产生的几点原因，并简要介绍了皇家版《莎士比亚全集》中译本的翻译总思路，包括版本依据、翻译风格、对他种中译本的借鉴及翻译策略等。文章着重讨论了皇家版《莎士比亚全集》中译本的翻译策略即诗体译诗，指出应利用汉语本身的语音审美特点来营造莎士比亚作品的汉译语音审美特点，注重诗味营造途径和程度的多样性，同时列举了若干不同风格的译例。此外，本文还论及该译本对莎士比亚作品中色情字眼的翻译以直译为主、注释为辅的处理方法。

关键词：皇家版《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策略；诗体译诗

1. 引言

“他非一代骚人，实属万古千秋。”

这是英国大作家 Ben Johnson 在第一版《莎士比亚全集》（1623 年）扉页题诗中的诗行。400 多年来，莎士比亚在全球逐步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似乎与这句预言相呼应。但这并非偶然言中，有许多因素可以解释莎士比亚这一巨大的文化现象产生的必然性，至少有下面几点尤为关键。

首先，其作品内容具有惊人的多样性。世界上很难有第二个作家像莎士比亚这样能够驾驭极其广泛的题材。他的作品内容几乎无所不包，称得上是英国社会的百科全书。帝王将相、走卒凡夫、才子佳人、恶棍屠夫……一切社会阶层都展现于他的笔下。从海上到陆地，从宫廷到民间，从国际到国内，从灵界到凡尘，……笔锋所指，无处不至。悲剧、喜剧、历史剧、传奇剧，叙事诗、抒情诗……都成为他显示天才的文学体裁。从哲理的韵味到浪漫的爱情，从盘根错节的叙述到一唱三叹的诗思，波涛汹涌的情怀，

巧夺天工的笔触，凡开卷展读者，无不为之抚掌称绝。即使只从莎士比亚使用过的海量英语词汇来看，也令人产生仰之弥高的感觉。德国语言学家 Friedrich Max Müller 原以为莎士比亚使用过的词汇最多为 15000 个，事后证明这当然是小看了这位语言大师的词汇储藏量。美国教授爱·霍尔登经过一番考察后，认为至少达 24000 个。可是他哪里知道，这依然是一种严重低估。幸好，计算机的产生解决了这个难题。一位叫阿克韦德的学者用计算机检索出的结果显示，莎士比亚用的词汇多达 43566 个！当然，这些数据还不是莎士比亚作品之所以产生空前影响的关键因素。

其次，这也许是更重要的原因：他的作品具有极高的娱乐性。文学作品的生命力在于它能寓教于乐。莎士比亚的作品不是枯燥的说教，而是能够给予读者或观众极大艺术享受的娱乐性创造物。莎士比亚的作品往往具有明显的煽情效果，有意刺激人的欲望。这种艺术取向当然不是纯粹为了娱乐而娱乐，掩藏在背后的是当时西方人强烈的人本主义精神，即用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来对抗欧洲上千年来的以神为本的宗教价值观。重欲望、重娱乐的人本主义倾向明显对重神灵、重禁欲的神本主义发起了极大的挑战。当然，莎士比亚的人本主义与中国古人所主张的人本主义有很大的区别。要而言之，前者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肯定了人的本能欲望或原始欲望的正当性，而后者则主要强调以人的仁爱为本规范人类社会秩序的高尚的道德要求。二者都具有娱乐效果，但前者具有纵欲性或开放性娱乐效果，后者则具有节欲性或适度自律性娱乐效果。换句话说，对于 16、17 世纪的西方人来说，莎士比亚的作品暗中契合了试图挣脱过分禁欲的宗教教义的约束而走向个性解放的千百万西方人的娱乐追求，因此，它会取得巨大成功是势所必然的。

第三，时势造英雄。人类其实从来不缺善于煽情的作手或视野宏阔的巨匠，缺的常常是时势和机遇。莎士比亚的时代恰恰是英国文艺复兴思潮达到鼎盛的时代。禁欲千年之久的欧洲社会如堤坝围裹的宏湖，表面上浪静风平，其底层却汹涌着决堤的纵欲性暗流，一旦湖堤洞开，飞涛大浪呼卷而下，浩浩汤汤，汇作长河，而莎士比亚恰好是河面上乘势而起的弄潮儿，其迎合西方人情趣的精湛表演，遂赢得两岸雷鸣般的喝彩声。时势不光涵盖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也牵连着别的因素。比如说，文学或文化理论界、

政治意识形态对莎士比亚作品理解、阐释的多样性与莎士比亚作品内容的多样性产生相辅相成的效果。“说不尽的莎士比亚”成了西方学术界的口头禅。西方的每一种意识形态理论，尤其是文学理论，都势必会将阐释莎士比亚的作品作为证明其有效性的试金石。17世纪初的人文主义，18世纪的启蒙主义，19世纪的浪漫主义，20世纪的现实主义或批判现实主义，都不同程度地、选择性地把莎士比亚作品作为阐释其理论特点的例证。也许17世纪的古典主义曾经阻遏过西方人对莎士比亚作品的过度热情，但是19世纪的浪漫主义流派却把莎士比亚作品推崇到无以复加的崇高地位，莎士比亚俨然成了西方文学的神灵。20世纪以来，西方的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可以说在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都互相对立，势同水火，可是在对待莎士比亚的问题上，居然有着惊人的共识与默契。不用说，社会主义阵营的立场与社会主义理论的创始者马克思、恩格斯个人的审美情趣息息相关。马克思一家都是莎士比亚的粉丝。马克思称赞莎士比亚为“人类最伟大的天才之一，人类文学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他号召作家们要更加“莎士比亚化”。恩格斯甚至指出：“单是《快乐的温莎公爵》的第一幕就比全部德国文学包含着更多的生活气息。”不用说，这些话多多少少有某种程度的文学性夸张，但对莎士比亚的崇高地位来说，却无疑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人类社会的两个最大的阵营的鼎力推崇，终于将莎士比亚抬到让人惊愕的高度。

第四，1623年版《莎士比亚全集》奠定了莎士比亚崇拜的传统。这个版本即眼前这部《莎士比亚全集·英汉双语本》所依据的皇家版《莎士比亚全集》的主要内容来源。该版本产生于莎士比亚去世的第七年。莎士比亚的舞台同仁 Heminges 和 Condell 整理出版了第一部莎士比亚戏剧集。当时的大学者、大作家 Ben Johnson 为之题诗，诗中写道：“他非一代骚人，实属万古千秋。”这个调子奠定了莎士比亚偶像崇拜的传统。而这个传统一旦形成，后人就难以反抗。对莎士比亚的崇拜在英国文学中已经形成了一种自我完善、自我调整、自我更新的偶像崇拜传统。这种偶像崇拜传统当然有莎士比亚本人的伟大成就作为基础，但是，如果换个角度，譬如从英国人的民族虚荣心来看，也可以解开莎士比亚崇拜长期存在之谜。至少近200年来，莎士比亚的文学成就被宣传成了世界文学的顶峰。莎士比亚

既已成为英国文化的象征，全世界研究莎士比亚就意味着全世界都在研究英国文学，研究英国文学也暗示着在研究一种所谓优越的文化。英国人乐于看到通过这种方式潜移默化地将文化优越论植根于别国文化意识中。

第五，现在署名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很可能不只是莎士比亚一个人的成果，而是凝聚了当时英国若干戏剧创作精英的集体努力。许多大作家的智慧浓缩在以莎士比亚为代号的作品集中，其成就的伟大性自然就获得了解释。当然，这最后一点只是莎士比亚研究界若干学者的研究性推测，远非定论。有的莎士比亚著作爱好者害怕一旦证明莎士比亚不是署名为莎士比亚著作的作者，莎士比亚著作便失去价值。这完全是杞人忧天。道理很简单，人们即使证明了《康熙字典》不是康熙编的，《红楼梦》的作者不是曹雪芹，或者《三国演义》的作者不是罗贯中，也丝毫不影响这些作品的伟大价值。同理，人们即使证明了《莎士比亚全集》不是莎士比亚一个人编写的，也丝毫不会影响《莎士比亚全集》是世界文学中的伟大作品这个事实，反倒会更有力地证明这个事实，因为集体的智慧远胜于个人。

2. 皇家版《莎士比亚全集》译本总体翻译思路

横亘于前的这套新莎士比亚全集译本，正是以当今莎学界最负声望的皇家版《莎士比亚全集》注释版进行翻译的，而皇家版《莎士比亚全集》注释版则以 Ben Johnson 题过诗的 1623 年版《莎士比亚全集》为主要依据。

这套译本是在考察了中国现有的各种译本后，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翻译目的而打造出来的译本。其总体翻译思路是本译本主编会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相关领导和全体责任编辑们讨论的结果。总的来说，皇家版《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注意事项主要有下面几点。

1. 版本依据。如上所述，本版汉译本译文以英国皇家版《莎士比亚全集》(*The RSC Shakespeare Complete Works, 2007*)为基本依据。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亦酌情参阅了其他版本，以增进对原作的理解。
2. 翻译内容包括：内页所含全部文字。例如作品介绍与评论、正文、注释等。
3. 注释处理问题。对于注释的处理，须注意 1) 翻译时，如果某正文译文已经将英文版某注释的基本含义较准确地表达出来了，则该注释即可

取消；2)如果该正文译文只是部分地将英文版对应注释的基本含义表达出来，则该注释可以视情况部分或全部保留；3)如果注释本身存疑，可以在保留原注的情况下，加入译者的新注，但是所加内容务必有理有据。

4. 翻译的风格问题包括：1)在整体风格上，译文应该尽量逼肖原作整体风格，包括以诗体译诗体，以散体译散体；2)版式风格亦应尽量保留，例如页边行号数码，亦应在译文中保留，俾便读者索查原文；3)在具体的文字传输处理上，通常应该注重汉译本身的文字魅力，增强汉译本的可读性。不宜太白话，不宜太文言。文白用语，宜尽量自然得体。句子不要太绕，注意汉语自身表达的句法结构，尤其是其逻辑表达方式。意义的异化性不等于文字形式本身的异化性，因此要注意用汉语的归化性来传输、保留原作含义的异化性。朱生豪先生的译本语言流畅、可读性强，但可惜不是诗体，有违原作形式。当下译本是要在承传朱先生译本优点的基础上，根据新时代的读者审美趣味，取得新的进展。梁实秋先生等的译本，在达意的准确性上，比朱译有所进步，也是我们应该吸纳的优点。但是梁译文采不足，则须注意避其短。方平先生等的译本，也把莎士比亚翻译往前推进了一步，在进行大规模诗体翻译方面做出了宝贵的尝试，但是离真正的诗体尚有距离。此外，此前的所有译本对于莎士比亚原作的色情类用语都有不同程度的忽略。本皇家版译本则尽力在此方面还原莎士比亚的本真状态（论述见后文）。其他还有一些译本，亦都应该受到我们的关注，处理原则类推。每种译本都有自己独特的东西，我们希望美的译文是这个译本的突出特点。

5. 借鉴其他中译本的问题。凡是我们曾经参考过的较好的译本，我们都应该在适当的地方加以注明，承认前辈译者的功绩。借鉴利用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要正大光明，避免暗中抄袭。

6. 人名、地名或专有名词的处理问题。人名、地名主要参照有关的专门的人名、地名及专有名词音译手册；若前两种资料无法解决，则按例行音译办法或其他通行惯例处理。

7. 其他要求。关于文字、数字、版式等的其他要求，均按出版部门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相关规定予以处理。

8. 具体翻译策略问题特别关键，下文将其单列进行陈述。

3. 莎士比亚作品翻译领域大转折：真正的诗体译本

莎士比亚首先是一个诗人。莎士比亚的作品基本上都是以诗体写成的。因此，要想尽可能还原本真的莎士比亚，就必须将莎士比亚作品翻译成诗体而不是散文。这在莎学界已经成为共识。但是紧接而来的问题是：什么叫诗体？或什么样的诗体？

按照我们的想法：1) 所谓诗体，首先是措辞上的诗味必须尽可能浓郁；2) 节奏上的诗味（包括分行）等要予以高度重视；3) 结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剧文可以押韵，也可以不押韵。但不押韵的剧文首先要满足第一和第二个要求。

本全集原翻译计划是由笔者一个人来完成，但是，笔者认为，莎士比亚的创作具有惊人的多样性，其作品来源也明显具有来自于莎士比亚时代若干其他作家与作品的痕迹，因此，完全由单个的译者翻译成一种风格，也许难免偏颇，难以和莎士比亚风格的多样性相呼应。所以，集众人的力量来完成大业，应该更加合理、更加具有可操作性，像朱生豪先生、梁实秋先生那样单枪匹马的翻译方式，已经不太适应新时代提出的翻译要求。

具体说来，新时代提出了什么要求？简而言之，就是用真正的诗体翻译莎士比亚的诗体剧文。这个任务，是朱生豪先生无法完成的。朱先生说过，他在翻译莎士比亚作品时“当然预备全部用散文译出，否则将要了我的命”。¹显然，朱先生也考虑过用诗体来翻译莎士比亚著作的问题，但是他的结论是：第一，靠单独一个人用诗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是办不到的，会因此而累死；第二，他用散文翻译也是不得已的办法，因为只有这样他才有可能在有生之年完成《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工作。

将《莎士比亚全集》翻译成诗体比翻译成散文体要难得多。难到什么程度呢？和朱生豪先生的翻译进度比较一下就知道了。朱先生翻译得最快的时候，一天可以翻译一万字。²为什么会这么快？朱先生才华过人，这当然是一个因素，但关键因素是：他是用散文翻译的。用真正的诗体就不一样了。以我自己的体验，今日照样用散文翻译莎士比亚剧本，最快时要达到一万字，固然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不是我自诩才华敢和朱先生媲美，而是因为今日的译者有比以前更完备的注释本和众多的前辈汉译本作参

考，至少在理解原著时，要比朱先生当年省力得多，所以翻译速度上最高达到一万字当然是不难的，但是翻译成诗体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比自己写诗还要难得多。写诗是自己随意发挥，译诗则必须按照别人的意思发挥，等于是戴着镣铐跳舞。我自己写诗，诗兴浓时，一天数百行都可以写得出来，但是翻译诗，一天只能是几十行，统计成字数，往往还不到一千字。最多只是朱生豪先生散文翻译速度的十分之一。梁实秋先生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用的也是散文，但是也花了37年，如果用诗体来翻译，那么至少得370年！要想完工，除非梁氏子子孙孙一代又一代地干下去，像愚公移山那样代代挖山不止！由此可见，真正的诗体《莎士比亚全集》的诞生，有多么的艰难。此次我所约稿的各位译者，都是用诗体翻译，并且都是抱怨：太花时间了。他们的抱怨非常合理。皇家版《莎士比亚全集》凝聚的众多译者的努力有多么大，也就不言而喻了。

4. 翻译诗体分辨：不是分了行就是真正的诗体

主张将莎士比亚剧作翻译成诗体成了共识，但是什么才是诗体，却缺乏共识。在白话诗盛行的时代，许多人只是简单地认定分了行的文字就是诗这个概念。分行只是一个初级的现代诗要求，甚至不必是必然要求，因为有些称为诗的文字甚至连分行形式都没有。不过，在莎士比亚作品翻译上，要让莎士比亚作品具有诗体的特征，首先是必定要分行的，因为莎士比亚原作本身就有严格的分行形式。这个不用多说。但是译文按莎士比亚的方式分了行，只是达到了一个初级标准。莎士比亚的剧文读起来像不像诗，还大有讲究。

卞之琳先生对此是颇有体会的。他的译本是分行式诗体，但是他自己也并不认为他译出的莎士比亚剧本就是真正的诗体译本。他说，读者阅读他的译本时，“如果……不感到是诗体，不妨就当散文读，就用散文标准来衡量。”（卞之琳，2007）这是一个诚实的译者说出的诚实话。不过，卞先生很谦虚，他有许多剧文其实读起来还是称得上是诗体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他注意到了我上文提到的两点：第一，诗的措辞；第二，诗的节奏。只不过他迫于某些客观原因，并没有自始至终侧重这方面的追求而已。

显然，一些译本翻译了莎士比亚的剧文，在行数上靠近莎士比亚原作，

措辞也还流畅，是不是就是理想的诗体莎士比亚译本呢？我想这还不够。什么是诗，对于中国人来说有几千年的历史。我们不能脱离这个悠久的传统来讨论这个问题。为此，我们不得不重新提到一些基本概念：什么是诗？什么是诗歌翻译？

5. 诗歌是语言艺术，诗歌翻译也就必须是语言艺术

讨论诗歌翻译必须从讨论诗歌开始。

诗主情，诗言志。诚然。但诗歌首先应该是一种精妙的语言艺术。同理，诗歌的翻译也就不得不首先表现为同类精妙的语言艺术。若译者的语言平庸而无光彩，与原作的语言艺术程度差距太远，那就最多只是原诗含义的注释性文字，算不得真正的诗歌翻译。

那么何谓诗歌的语言艺术？

无他，修辞造句、音韵格律一整套规矩而已。无规矩不成方圆，无限制难成大师。奥运会上所有的技能比赛，无不按照特定的规矩来显示参赛者高超的技能。德国诗人歌德《自然和艺术》（“Natur und Kunst”）一诗最末两行亦彰扬此理：

非限制难见作手，
惟规矩予人自由。

艺术家的“自由”，得心应手之谓也。诗歌既为语言艺术，自然就有一整套相应的语言艺术规则。诗人应用这套规则时，一旦达到得心应手的程度，那就是达到了真正成熟的境界。当然，规矩并非一点都不可打破，但只有能够将规矩使用到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程度的人才真正有资格去创立新规矩，丰富旧规矩。创新是在承传旧规则长处的基础上来进行的，而不是完全推翻旧规则，肆意妄为。事实证明，在语言艺术上凡无视积淀千年的诗歌语言规则，随心所欲地巧立名目，乱来胡来者，永不可能在诗歌语言艺术上取得大的成就，所以歌德认为：

若徒有放任习性，
则永难至境遨游。

诗歌语言艺术如此需要规则，如此不可放任不羁，诗歌的翻译自然也同样需要相类似的要求。这个要求就是我前面提出的主张：若原诗是精妙